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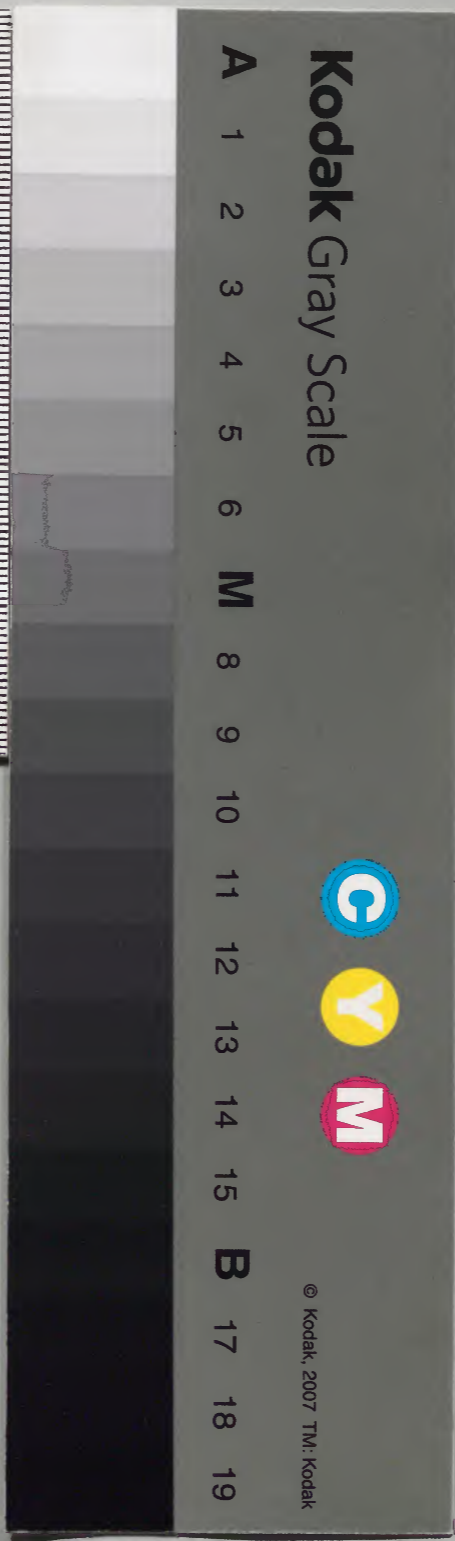
小學書集解正誤

六之八

漢書門			
九	三	七	六
一	七	〇	六
四	冊	架	函
類			

內閣文庫			
九	三	七	六
一	七	〇	六
四	冊	架	函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376	
冊數	4	( 3 )	
函號	298	229	



小學書卷之六

淺草文庫

海虞吳訥集解

姑蘇陳祚止誤

蒲阪謝庭桂校刊

外篇

嘉言第五

嘉言者美善之謂許氏曰內篇稽古一篇已載三代

以前聖賢之事迹此篇則載兩漢以來賢者所言  
之善言以廣立教明倫敬身之道也凡九十一章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

之秉彛也故好是懿德懿音

詩大雅丞民之篇尹吉甫之所作也朱子曰  
丞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彛常也懿美也天生  
衆民有是物必有是則蓋自百骸五藏之身  
以達之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無非物也  
而莫不有法則焉如視之明聽之聰貌之恭  
言之順君臣有義父子有親之類是也是乃  
衆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此美德者  
孔子讀詩至此而贊之曰為此詩者其知道  
者乎蔡氏曰則也彛也德也其實一而已矣

孔子加一必字於有則之上加一故字於好  
是之上其旨愈明矣

歷傳註記接見聞述嘉言紀善行為小學外篇  
朱子於是歷考漢唐之傳記承接近代之見  
聞凡言行之善者述而記之附於內篇之後  
而別以外篇之名蓋內篇者小學之本源外  
篇者小學之枝流合而觀之無所不備云

橫渠張先生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今世學不講  
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為註未嘗為  
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

纂疏  
平巖最苦以云  
安祥則不踈  
率若教則不  
誕謾此則甚信  
之本也

補注本文又云  
國家則有有司  
士庶人比自當使  
子弟執事

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

其先大界之徒居聞也

橫渠語錄先生名載字子厚居鳳翔郿縣橫渠鎮  
宋仁宗朝進士官至崇文校書同知太常禮院理  
宗淳祐元年封郿伯從祀孔子廟庭安謂安定而  
不輕躁詳謂詳審而不踈率恭則恭謙而見乎外  
敬則敬畏而存乎中此四者教童幼之所當先也  
驕惰者矜傲怠慢之謂凶狠者暴惡麓戾之謂此  
四者自幼失教積習而成也親謂父母物我猶言  
彼我也病根即驕惰也此言男女失教壞其天性  
實由不曾習為事親奉長之禮故於父母亦分彼

我病根日長直至老死而不能變也

**正誤**

恭謙作  
恭莊

本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  
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為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  
為子弟至為宰相所處之地不同也不安灑掃至  
不能下賢者驕惰病根之所長也  
甚則至於狗私私私私私意義理都喪去也。只為去病根  
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

徇以身從物之謂私意者人欲之私義理者天理  
之公居居處也交接也蓋至此非惟不能下人  
甚至所存所發莫非私欲而天理亡矣其原則實

本乎驕惰之根不除故隨所居所接而增長也熊  
氏曰病根不去猶一粒稊稗不除未有不為五穀  
之害也愚按子張子之言明曰懇切世之為父兄  
子弟者可不深察而加勉焉稊音提  
稗音敗  
○揚文公家訓曰童穉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  
能當以先入之言為主

揚氏家訓文公名億字大年浦城人宋真宗朝學  
士卒謚文記誦謂背記經書養涵養也良者本然  
之善良知謂不待慮而知者良能謂不待學而能  
者愛親敬長是也先入之言謂孩童先入於耳而

記於心者也

日記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  
事如黃香扇扇枕陸績懷橘科教陰德子路負米之  
類只如俗說便曉此道理又又成熟德性若自然矣  
故事古人所行之事不拘今古言或古或今但選  
孝弟廉恥等事皆令記之也孝者善事父母悌者  
善事長上忠者盡己之心信者言之有實禮者天  
理之節文義者人心之裁制廉即辭讓之心禮之  
發也恥則羞惡之心義之發也黃香扇枕以下即  
所謂孝弟等事也德性謂仁義禮智之性而為本

心之德者也講說之熟則德性自然而成矣○按漢紀黃香字文強家無奴僕躬自養親暑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吳志陸績字公紀年六歲於九江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拜辭墮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說苑叔敖為氏名艾獵兒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母問其故答曰聞見兩頭蛇者死嚮者見之恐去母而死也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及長為楚相家語子路見孔子曰由昔

○  
枯魚銜索幾何  
不當二親之壽  
忽若過隙

事二親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歿後為大夫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雖欲為親負米何可得也孔子曰由也可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明道程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陸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竄近然一向好著堠畧亦自喪志程氏遺書先生名顥字伯淳河南人宋仁宗朝進士官至御史文潞公題其墓曰明道理宗朝賜謚純從祀孔子廟庭凡有玩好如繪畫琴棋之類奪志謂奪其求道之志也書習字札簡札也葉氏曰

兄弟俱承  
溪周先生

志輕才俊者憚檢束而樂馳騁使習經書則心平氣定以養其德使作文字則逞其才而壞其德性矣至若專工一藝豈特費時日妨學問且志局於此於道有妨也

○伊川程先生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也教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異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今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遺書先生名頴字正和明道先生之弟晚居龍門

伊水上宋哲宗朝官至出政殿說書理宗時賜謚正從祀孔子廟庭樂喜也趣指趣也閑睢周南國風詩之首篇所言人倫王化之首當時用於鄉邦日夕諷誦使人知正家之道此等詩簡奧難曉今欲將洒掃等類編成韻語當有資於教人也朱子曰嘗疑曲禮衣毋撥足毋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皆古人教小兒之語也

○陳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別必列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為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為之事向善皆佩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

東萊辨志錄公名瓘字瑩中宋南劍州人神宗朝  
進士為諫官被謫號了翁高宗時賜謚忠肅言為  
學當先分別聖賢下愚而謹於向背音去取蓋當向  
當取者上品聖賢當背當去者下品下愚也音  
顏子孟子亞聖也學之雖未至亦可為賢人今學者  
若能知此則顏孟之事我亦可學  
顏孟學聖人未至故曰亞聖學者知此亦可以學  
顏孟蓋雖未至於亞聖亦可至於賢人矣  
言溫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而漸學矣過而能悔又  
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矣

孔子稱顏子不遷怒謂其怒於甲而不移於乙也  
又言其不貳過謂其過於前則不復於後也學者  
誠能出言溫厚而氣和平有過知悔而不畏改則  
可漸學至於不遷不貳者矣復快  
知理謂育之戲不如俎豆念慈母之愛至於三遷自  
幼至老不厭不改終始一意則我之不動心亦可以  
如孟子矣  
埋鬻不如俎豆即三遷之教也不厭謂學不倦不  
改謂志不變夫如是則亦可馴至於不動心矣  
若夫扶立志不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語及顏孟則



不敢當也其心必曰我為孩童豈敢學顏子哉此人  
不可以語<sub>去</sub>上矣先生長者見其卑下豈肯與之語  
哉先生長者不肯與之語則其所與語皆下等人也  
言不忠信下等人也行<sub>去</sub>不篤敬下等人也過而不  
知悔下等人也悔而不知改下等人也聞下等之語  
為下等之事譬如坐於房舍之中四面皆牆壁也雖  
欲開明不可得矣

立志甘於卑下先生尊長見而棄絕之由是所親  
接者皆下等之輩言偽而行薄恥過而遂非所聞  
所行無一不歸於下愚之習耳目壅塞中心昏蔽

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欲求開發又何可得哉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業客援在交  
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  
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

漢書列傳援字文淵茂陵人光武時拜伏波將軍  
封新息侯嚴敦援兄子名譏議謂喜譏諂論議  
俠謂以權力俠輔於人通輕俠客謂通變輕率為  
游俠之客也援征交趾聞而還書訓之如聞父母  
名者深戒之之辭也誡在**正誤**通輕俠客謂交  
好去法同議論人長短安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去也

嚴字嚴卿  
敦字瑞卿

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去聲也

好議衆人短長則招怨惡矣安談國家正法則犯憲章矣寧死不欲聞此者甚戒之之辭也

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

伯高名述漢京兆人仕至零陵太守敦厚敦篤厚重周慎周密而謹慎口無擇言則言無口過謙約節儉則不為驕奢矣廉公有威則不為私矣此與好譏議事豪俠者相反故欲其效之也

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略下人之樂清濁無

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

季良名保仕至越騎司馬豪俠好義故能憂人憂能樂人樂矣清濁無所失故父喪致客而數郡畢至矣此正通輕俠客之事故不欲其效之也

效伯高不得猶為謹敕之士所謂刻鵠斛不成尚類鵠木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為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

謹飭謂能修檢輕薄謂不厚重鵠鷺皆鳥而略相似虎狗皆獸名而大不同故刻鵠類鷺人猶不以

為非盡虎類狗則爭咲侮而招辱矣終篇以此設  
喻所以深警之也

○漢昭烈將終勅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  
小而不為

三國志昭烈漢帝名備字玄德曹丕篡漢昭烈以  
宗室興復即位建都于蜀後主昭烈子名禪勿以  
惡小而為之謂禍之所生不在大勿以善小而不  
為謂慶之所積由於小即伊尹告太甲所謂爾惟  
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隆厥宗之意朱  
子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懼也

○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  
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澹音淡  
泊音薄

三國志諸葛覆姓名亮字孔明躬耕南陽昭烈三  
顧而起後拜丞相卒謚忠武子瞻字思遠國亡力  
戰而歿靜謂安靜而不妄動儉謂儉約而有節制  
澹泊者恬靜無為之謂凡人汨於利欲則志昏昧  
能恬淡則智識開明而德性有所養矣徇於物欲  
則身躁動能安靜則根本深固而可以致遠矣  
夫扶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  
成學惰叨慢則不能研精險躁寵則不能理性年與

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切又何及也

須猶欲也學非靜則心志不定而學無以成才非學則氣質所拘而才無以廣惰慢猶云怠慢理之精微由是而不能研精矣險躁猶云躁妄已之德性因之而不能理治矣枯落猶物之枯槁搖落年馳歲晏才學無成老將至矣悔何及哉真氏曰孔

明此書真格言也

**正誤**

須猶必也。氣質所拘作

○柳玘

切

嘗著書戒其子弟曰壞名災已辱先表

去聲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

柳氏家訓玘字直清仲郢之子任唐至御史大夫壞名毀壞其名災已災禍其身辱先玷辱先世喪家喪敗家業誌記也

怡靜無為之意

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

求安逸者不肖勞動靡澹泊者不肖節儉欲利己已人言雖切豈宜憂恤之乎

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情切前經而不恥論當

世而解蟹頤身既寡知惡去人有學

情昏也解頤解緩頰而笑也言不讀書好古遇講前世經書則昏情而不知羞遇說當世之事則

不過發笑而反忌有學之人也

其三勝已者厭之佞已者悅之唯樂去聲戲談莫思古

道聞人之善嫉疾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恣頗音僻

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廝斯養何殊

厭惡也佞諂也嫉妬也惡勝已而專喜諂佞之人

好戲言而不思古聖之道以至妬人之為善而揚

人之過惡浸漬謂沉浸漸漬頗僻謂偏頗邪僻言

習為偏邪之行如水之浸物而不覺也銷刻謂銷

鑠刻剥德義謂道德仁義言壞其德義之性如火

之銷金而不知也簪裾謂冠衣廝養謂奴僕夫如

是則雖具士夫衣冠而實與奴僕之賤同矣音

其四崇好去聲優游耽嗜麴蘖列以衒咸杯為高致

以勤事為俗流習之易異荒覺已難悔

優游閒逸自如之謂麴蘖衒杯皆言酒也高致謂

高尚之風致勤事勤於事業也言好逸而者酒自

以為高反鄙勤事者為流俗此心既荒雖知而不

能悔也

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眾怒

群猜倉才鮮有存者

名宦謂顯官匿近隱匿親近也權要有權而當要

路者猜恨也言親附權要雖得官資亦終失之也  
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  
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福下墜之成立之難如升  
天覆墜之易如燎料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

右族族之貴者蓋古人以右為尊也頑率頑鈍輕  
率奢傲奢侈傲慢也燎燒也夫忠孝勤儉者先世  
成家之本頑率奢傲者後人敗家之由升天喻至  
難燎毛言至易刻骨者欲其記之不忘也

○范魯公質為宰相從去子杲稿嘗求奏遷升私質作  
詩曉之

宋文鑑質字文素大名入周中書平章事宋太祖  
受禪加侍中封魯國公從子兄之子也遷秩陞品  
秩也

其畧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親長不敢  
生驕易異戰戰復兢兢造操次必於是

怡怡和悅也驕驕傲易慢易戰戰恐懼兢兢戒謹  
造次急遽苟且之時也此章戒以立身當務孝悌  
而不忘也

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  
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

干祿干求俸祿也道謂日用之間所當行之理藝則禮樂之文射御書數之法也格言至言優有餘力也學優而仕見論語此章戒以當勤道藝而不患人之不知也

戒爾遠去聲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已去聲相鼠與茅鴉皆宜鑑詩人刺

論語曰恭近於禮遠恥辱也蓋致恭當近乎禮過則失于諂不及則失於傲惟能中節則遠於恥辱矣自卑尊人先彼後已皆遠恥辱之事也相鼠詩鄘風之篇有云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茅鴉逸詩也

左傳魯叔孫穆子嘗使工誦之以譏齊慶封之不敬今亡其辭矣此章戒以當致恭近禮而免恥辱也遄音

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潮稱八達千載穢清史

放曠放蕩踈曠周孔周公孔子名教儒者之名教也齊梁南朝齊梁之時清議清論也八達謂胡輔之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光逸八人終日散髮裸袒酣飲而為達也蓋自西晉崇尚老莊清虛絕滅禮法至南朝齊梁其風猶存迄今其名姓

尚汚史冊也此章戒以好放曠之過果裸切  
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凶險類  
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

狂藥謂酒以其飲之能變慎篤之士為亞薄小人  
故也古今以是而傾覆喪敗者豈止一人哉此章  
戒以好飲酒之過

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灾厄從此始  
是非毀譽評間適足為身累

樞戶樞謂戶由之而開閉也機弩牙言弩由之以  
弛張也易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亦辱之

主也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直譽者揚人之善而  
過其實凡此皆灾厄所起以為身累者也此章戒  
以好多言之過

舉世重交游擬結金蘭契怨容易生風波當去時  
起所以君子心汪汪淡如水

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風  
波謂風起吹水而成波也世人結交多以金蘭自  
比不知一言不合忿怒速如風波之起也汪汪謂  
浩浩無際而淡然也此章戒以好結交之過斷音  
舉世好承奉昂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為玩戲



所以古人疾遽疾條與戚施計去

遽條戚施皆醜疾遽條本竹席編之為因其狀如  
人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又以各此疾也口柔之人  
仰觀人之顏色然後發言似有病而不能俯者故  
亦謂之遽條也戚施人有病其面常俯而不能仰  
者面柔之人雖不病而不敢仰視於人故亦謂之  
戚施也蓋世人好奉承自以為得不知人之玩弄  
嬉戲不出中心之敬也以遽條戚施二者為比蓋  
深惡柔佞之人也此章戒以好承奉之過因音也  
**正誤**遽條配疾也遽條本竹席人或編以為因其  
狀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又以各此疾

奉者其意氣驕盈自以為得不知人之承奉者

初無實心敬之特以汝為玩弄者真如蓬條戚施之  
美所以古人之禮也范魯公以蓬條戚施比衛宣公  
醜疾而惡之也蓬條本竹席或編以為因其狀如  
人擁腫而不能俯者故又以各此疾

舉世重將俠俗呼為氣義為志人赴急難往往陷  
凶繫計所以馬援書殷勤戒諸子

游俠交游任俠氣義尚氣仗義古今由此墮入刑  
獄多矣馬援書見前此章戒以好任俠之過見音  
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赭輕裘揚揚過閭  
里雖得市童憐還為識者鄙

清素者流俗所輕華侈者君子所恥故雖衣馬輕肥揚揚自得然終不免有識者之所鄙薄也此章戒以好華侈之過

我本羈肌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不充戚戚懷憂畏深淵與薄冰蹈縮之唯恐墜爾曹當憫我勿使增罪戾利閉門欽蹤跡縮切首避名勢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

羈寄也旅客也堯舜理謂禪讓也質為周相宋祖陳橋兵變入受周禪故質云然也戚戚憂畏之意深淵薄冰蹈之恐墜者憂畏之甚也罪戾罪愆也

閉門縮首欲其歛跡避名也質自以亡國舊臣寄寓新朝其勢與位豈能久居而足倚乎此章戒以畏懼退避之意

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替速成不堅牢亟擊走多顛躓至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穢遲遲澗畔松鬱鬱舍晚翠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為爾

此又以物理盛衰隆替告之隆替猶云興廢也亟急也顛躓蹉跌也萎枯也疾速也徐遲也言器物速成必不耐久行步急疾必致蹉跌花灼灼而先

枯松鬱鬱而晚秀以比人之仕宦遲速由命青雲之路非可以力而至也此章戒以安命守己之意○康節邵先生戒子孫曰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

皇極經世書先生名雍字堯夫居河南宋哲宗元祐中賜謚康節後從祀孔子廟庭二子長曰伯溫次曰仲良熊氏曰不教而善生而知之者也教而後善學而知之者也教亦不善困而不學者也何氏曰上中下三品之說蓋就氣質之性而言若天

命之性則無不善者矣

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

吉休祥之謂凶禍惡之謂為善則吉為惡則凶書

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是也

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如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蝎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

視聽言動一由乎禮擇善而交於人合義而取於物親近賢者如愛其芳馨遠避惡人如惡其毒害

此皆吉人之為也

凶也者語言詭癸譎厥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

禍疾良善如讎酌隙犯刑憲如飲食少則隕

不信也先身滅性大則覆福宗絕嗣或曰不謂之凶人則吾

不信也

詭譎言之詭譎詐也陰險行之陰暗危險也飾

非文己之過失也樂禍喜人之禍患也讎隙讎怨

釁隙也疾如讎隙惡而忌之也犯如飲食者而甘

之也隕歿也覆墜也隕身滅性禍止一身故曰小

覆宗絕嗣禍及一族故曰大此皆凶人之為也音詭

秘文

傳去聲有之曰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

日不足汝等欲為吉人乎欲為凶人乎

吉人為善以下四句今見書秦誓篇惟日不足言

終日為之而猶不以為足也上既歷陳吉凶禍福

之明驗終篇則使其自擇而取舍之其警言之也深

矣現音

○節孝徐先生訓學者曰諸君欲為君子而使勞已

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不勞已之

力不費已之財諸君何不為君子

童蒙訓呂舍人本中所著先生名積字仲車宋山陽人以聾疾不仕徽宗時賜謚節孝君子者成德之名夫欲為君子不過循其性之本善而行之爾豈有勞力費財之事而不宜為乎

鄉人賤之父母惡去聲之如此而不為君子猶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諸君何不為君子

君子者鄉人之所貴重父母之所願欲然而不宜為之者又何哉

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為君子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

不為小人未之有也

君子小人之分在乎口之所言身之所行與夫心之所思而已言行見乎外心思存乎中三者皆善則為君子也必矣三者皆不善則豈不為小人哉

○胡文定公與子書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

胡氏家錄公名安國字康侯建安人宋紹聖中進士仕高宗朝官至寶文閣直學士賜謚文定二子長曰寅字明仲號致堂次曰寧字和仲次曰宏字仁仲號五峯明道程純公也朱子稱明道十四五歲便學聖人鄒文忠公浩稱其得志能使萬物各

得其所藍田呂氏稱其自任之重寧學聖人而未  
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為己病不  
欲以一時之利為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  
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小官有所不屑此明道  
之志也希文范文正公也朱子稱文正公自做秀  
才時其志便以天下為己任大厲名節振作士氣  
平生無怨惡於人歐陽文忠公稱其少有大節於  
富貴貧賤毀譽歡戚無一動其心嘗曰士當先天  
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文正公之志也  
宜乎胡公教子立志以二公期待焉

立心以忠信不欺為主本行己以端莊情慎允操平  
執臨事以明敏果斷辨是非

忠信不欺則心有主宰而能立矣端莊清慎則已  
有持守而無邪曲矣至若事有是非惟明敏則能  
立見惟果斷則能剖決而無昏惑凝滯之患也  
又謹三尺考求立法之意而操平縱之斯可為政不  
在人後矣

三尺孟康曰古以三尺竹簡書法律故稱法律為  
三尺上文既言立心行己處事之要至此又教以  
為政必當深考國家法律之意以為寬嚴操縱之

方也

汝勉之哉治心脩身以飲食男女為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

此則又教以脩治身心之要也李氏曰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先王制禮觴酒豆肉讓而後受做工夫於飲食之間也無媒不交無幣不親做工夫於男女之際也愚按文定公教子之書始則示以立志立心行己之道所謂脩己之事也次則教以臨事辨是非之道所謂治人之事也若是似可謂備矣然猶恐其恃明決而不究乎憲度也故又教

以考求三尺以為操縱之方自常情論之可謂蓋矣然猶以為未也乃於篇末直指飲食男女以為從古聖賢治心脩身之切要憂之深言之切慮之遠說之詳實千萬世士君子之藥石也朱子載于敬身之篇讀者勉焉

○古靈陳先生為仙居令教其民曰為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列子弟有學鄉間有禮貧窮患難去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隣保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去爭訟無以惡陵善無以富吞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斑白

者不負戴於道路則為禮義之俗矣  
行狀先生名襄字述古福州人宋仁宗朝進士仙  
居台州屬邑有恩謂貧窮相守若棄妻不處夫亡  
再嫁皆無恩也有禮謂歲時往來燕飲行坐以齒  
為尊之類也患難水火盜賊之類墮怠也賭博捕  
博之類吞負謂吞其產業如餓者吞食也讓路謂  
少避長賤避貴輕避重也讓畔地有界畔不相侵  
奪也朱子曰古靈論俗一文平正簡易許多事都  
說盡可見他一箇大冑襟包得許多也

右廣立教凡十四章

李氏曰此篇首以張子楊文公之說所以  
防驕惰之病根養良知良能之德性次以  
二程子之說使知經學念書以致其知灑  
掃進退以篤其行後十章則凡立志行己  
之事皆所以廣立教也

小學書卷之六終



小學書卷之七

海虞吳訥集解

姑蘇陳祚正誤

浦阪謝庭桂校刊

嘉言第五之中

司馬溫公曰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

於家長

本註易曰家人有嚴君焉又母之謂也每有嚴君在上而其下敢直情自恣不顧者手雖非父母當時為家長者亦當咨稟而行之則疏令出於一家政可得而治矣

溫公家儀司馬覆姓名光字君實陝州夏縣人宋

仁宗朝進士哲宗元祐初拜左僕射卒贈溫國公

謚文正後從祀孔子廟庭家長謂一家之長雖非

父母亦須咨白也凡事必白而行者卑幼之道當

然也身音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醒而速行

之事畢則返命焉

家儀籍記者書之籍冊而佩於身也時省者時時

省觀欲速其成也返命者事成而復命也

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

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

亦當曲從

和色柔聲即下氣怡色柔聲以諫之謂具是非利

害而白者謂備陳兩端使父母詳聽而改命也曲委曲也若不許改苟不大害于義亦當委曲聽從以悅親心也

若以父母之命為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為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

父母有命子當順從若或違理恐得罪鄉黨州里則當起敬起孝而熟諫之若以己志為是徑直改行則事雖合宜亦為悖逆况未必合理乎

○橫渠先生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為去父頑母嚚銀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去若無害理必姑

順之

纂疏葉氏曰事親以順為主非其不得已者固不可輕為矯拂也

橫渠雜說舜盡事親之道宜得親之悅矣而親猶不悅者為其不近人情也然舜克諧以孝終至瞽瞍底豫况中人之性者人子可不順從以悅其心

焉底音

若親之故舊所喜當極力招致賓客之奉當極力營辦務以悅親為事不可計家之有無然又須使之不知其勉強口勞苦苟使見其為而不易異則亦不安矣

故舊所喜謂親之故舊中所喜者極力招致謂盡

力延至以娛親也賓客之奉謂酒殺之類極力營辦謂盡力營集以悅親也若計家之貧富則非矣然又必揜藏其勞心勉力之難庶親心樂其所奉而無不安之意也

○羅仲素論瞽瞍底止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云只為去天下無不是底低父母

羅氏孟子說仲素名從彦延平人其學得之於龜山楊先生西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仲素讀之而有是言朱子曰底致也豫悅樂也瞽瞍至頑嘗欲殺舜

至是而底豫焉子孝父慈各止其所而無不安之位所謂定也

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

了翁陳忠肅公也輔氏曰孝子之心與親為一凡親之過皆己之過舜之所以負罪引慝者此也故孝子自不見父母有不是處羅氏之語約而盡質而當萬世不可易了翁則又推其極而言之亦事理之實也真氏曰世縱有難事之親豈得有如瞽瞍者故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為人子者皆知無不

可事之親惟患為子者未盡事親之道耳是故罪已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己者亂臣賊子之心也後之或遇難事之親者必當以舜為法或音

○伊川先生曰病卧於床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

遺書鑿所以治疾然非其人則藥有差而致害者多矣故親疾不能擇醫而委其命於庸人是為不孝一疾不能擇醫而委其命於庸人是為不慈然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道也蓋鑿以活人為務其

道與儒為近讀垂首窮理之餘能用心於是則上可以奉親中可以養身下可以慈幼比之從事於琴博無益之習有間矣程子之言旨哉

○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為之

語錄事親當盡其孝若使婢僕代之非孝也奉祭當盡其誠若使他人攝之非誠也葉氏曰使人代為孝誠之心安在哉

○伊川先生曰冠誥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獾地達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

遺書夫成人而冠則有冠禮既冠而娶則有昏禮  
喪禮所以慎終祭禮所以追遠此四者皆禮之大  
者且以祭禮言之孟春則獺祭魚季秋則豺祭獸  
豈有人而不知報本乎厚事親之奉養薄先祖之  
祭祀甚非禮也

某嘗脩六禮大畧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  
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野  
切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  
六禮冠昏喪祭鄉飲酒士相見之禮古者大夫士  
有廟庶人祭於正寢先儒祠堂之制蓋為無廟者

設也主以木為之用依祖考之神薦新者每日必  
旦以新出蔬果之類薦之而後食也時祭者四仲  
之月奉主祭于正寢或就祠堂以祭也禰父廟也  
季秋成物之始故特祭之忌日者親死之日君子  
有終身之憂是也若夫冬至立春之祭朱子曰始  
祖之祭似國家之禘先祖之祭似禘古無此伊川  
以義起其當初也祭後來覺得僭合不敢祭也音  
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  
居家能存冠婚喪祭等禮而行之雖童幼聞見之  
熟亦能漸知禮義而異於流俗矣

古帝故  
紒 結髮也

○司馬溫公曰冠去声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將責  
為人子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去声者之行去声也將  
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平声

溫公書儀呂氏曰古者二十而冠未冠皆為童子  
紒而不冠名而不字所以別成以教遜弟也所謂  
成人者非謂膚革異於童穉也將責以為人子為  
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道而行乎孝悌忠順之  
行也豈不甚重乎哉觀儀禮以冠為第一可見矣

紒與髻同

冠禮之廢久矣近世以來人情尤為輕薄生子猶飲

五亥切  
駢 童也 鬚不翹

乳已加巾帽有官者或為去声之製公服而弄之過十  
歲猶總角者蓋鮮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能知之故  
往往自幼至長愚駢五駢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  
也

巾帽士庶所服者有官謂宋世因父祖任朝官或  
郊祀覃恩或遺表恩澤子孫雖在緜祿得授以官  
故製公服弄之也夫成人加冠將責以成人之道  
今乃為戲弄之具宜其至長愚駢不知成人之道  
也鮮少也駢癡也

古禮雖稱二十而冠然世俗之弊不可猝殫沒變若

敦厚好古之君子侯似其子年十五以上上能通  
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斯其美矣

猝急也温公以古禮急難盡復若子弟年十五以  
上能通孝經論語畧知禮義然後冠之可也

○古者父母之喪既殯食粥齊容衰疏下食似  
同水飲不食菜果

鄭氏曰棺在庭中歛尸所謂殯也朱子曰古者三  
日大歛而殯則累土較塗之令或漆棺未乾或南  
方土多螻蟻不可以塗殯故舉棺置於堂中少西也  
食粥謂諸子三日以前不食至此始食粥也疏食

謂以麤米為飯水飲謂不食漿酪也齊衰以緇布

麻布為之緝其下邊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者謂

齊衰杖期不杖期齊衰五月三月者既殯得以疏

食水飲異於諸子也擊音

父母之喪既虞卒哭疏食水飲不食菜果期而

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醯希醬

葬之日日中而虞遇柔日再虞遇剛日三虞鄭氏

曰骨肉歸于土魂氣無所不之孝子為其彷徨三

祭以安之二虞後剛日日卒哭自是哀至不哭猶

朝夕哭是日以吉祭易喪祭也期而小祥鄭氏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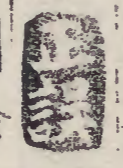
祥吉也自喪至此凡十三月謂初忌日也又期而大祥自喪至此凡二十五月謂第二忌日也醴醋也彷徨音

中月而禫感禫而飲醴理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干肉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飲酒者

二十五月為大祥自初喪至此已越三年則除喪矣然不可朝祥而暮歌也故為之禫服焉中月謂間一月也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禫者淡淡然平安之意至此則可以飲酒食肉矣然猶飲醴酒食

乾肉者以哀情未盡而心有所未忍故也醴謂酒

初孰味未全者乾肉謂乾脯之類味澁者也謂去



中月也禫除服祭卒禫者淡淡然平安之意自初喪至此已越三年

素食  
儀禮喪服傳飯食注猶故也謂復平生時食也又霍光傳注菜食無肉曰素食

則除喪矣然不忍以除喪而遽忘也故又問一月至二十七月而禫祭焉至此則可以飲酒食肉矣然猶飲醴謂酒食乾肉者以哀情未盡而心有所未忍故也醴謂酒食乾肉者以哀情未盡而心有所未忍故也

漢昌邑王奔昭帝之喪居道上不素食霍光數其罪而廢之



昌邑王武帝孫名賀昭帝無嗣徵至即位淫昏無  
度大將軍霍光奏太后廢為海昏侯而徵宣帝立  
焉

晉阮籍負才放誕但居喪無禮何曾面質籍於文帝  
坐曰卿敗俗之人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  
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飲酒食肉於公坐宜擯  
四裔無令汚染華夏

籍字嗣宗為步兵校尉放誕放蕩誕妄也何曾字  
穎考為司隸校尉文帝司馬昭也時為晉公後其  
子武帝立始上尊號阮籍居母喪無禮故曾對晉

公而面責之擯斥也四裔謂四夷猶衣之末裔也  
華夏謂中華文明之地也

宋廬陵王義真居武帝憂便左右買魚肉珍羞於齋  
內別立厨帳會長史劉湛入因命膳奴俛酒炙職車  
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且甚寒長  
史事同一家望不為異酒至湛起曰既不能以禮自  
處社稷又不能以禮處人

義真宋武帝劉裕第二子會遇也劉湛字弘仁膳  
韻書作腴注為羊豕臂肉熊氏據以解此其義不  
通一說古文腴作腴此即腴字之誤謂暖酒也炙

燒也車螯海蛤也

隋煬帝為太子居文獻皇后喪每朝令進二溢二十四米而私令外取肥肉脯鮓置竹筒中以蠟閉口衣襍裹果而納之

煬帝名廣文獻皇后文帝后獨孤氏也溢以米一升分二十四分之一分也襍韻會作僕音與伏同

帕也帛三幅曰帕

蓋裹衣被者今人謂之袱是也

湖南楚王馬希聲葬其父武穆王之日猶食雞臠郝其官屬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臠何代無賢

五代馬殷據湖南長沙之地穆王即殷也希聲殷之子雞臠雞肉羹也蒸臠蒸熟猪也何代無賢友辭以深譏之也

然則五代之時居喪食肉者人猶以為異事是流俗之弊其來甚近也今之士大夫居喪食肉飲酒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醜他典然無愧人亦恬甜不為恠禮俗之壞習以為常悲夫

醜慙也承上文潘起譏馬希聲而言則知五代之人猶以為異故温公因嘆當時士夫安為無禮而見聞者亦不為非故曰悲夫以深致感歎也

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斂去聲親賓則齋酒饌往勞  
法之主人亦自備酒饌相與飲啜悅醉飽連日及  
葬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殯葬則以樂導  
輜而車而號評泣隨之亦有乘喪即嫁娶者噫習俗  
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

勞相勞也輜車喪車也古者父母始死子三日不  
食鄰里為糜粥食之親賓往哭吊以助其不及今  
人親死及殯葬之際親賓乃携酒饌往勞主人亦  
復營備相與酬勸醉飽甚至作樂嫁娶而不以為  
非熊氏曰世云樂以娛死非為生也不知古者三

年之喪音樂一切禁斷也又以乘喪嫁娶為乘凶

殺禮不知五內分崩之時止哭踊而講好捨喪經  
而即吉何無人心至此極哉殺音軀

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未可飲酒食肉若有  
疾暫須食飲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能下咽煙  
久而羸雷憊敗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及脯醢或肉少  
許助其滋味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燕樂浴是  
則雖被衰雀麻其實不行喪也

羸瘦也憊疲也有病瘦憊恐致傷生故權食肉汁  
及乾脯肉醬以助滋補若肆意饗食珍美殺饌及

預宴席則與無喪之人何異哉

唯五十以上赴血氣既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必  
然爾其居喪聽樂及嫁娶者國有正法此不復辨論  
熊氏曰五十以上氣血既衰然孝心純至者亦不  
以此為斷也若聽樂嫁娶則君子當秉禮而小人  
當守法焉

○父母之喪中門外擇樸陋之室為丈夫喪次軒衰  
崔寢苦味庶枕塊不脫經帶結帶不與人坐焉  
樸陋樸素鄙陋也軒衰以極麗麻布為之下邊不  
緝也苦蒙薦塊土整寢苦者哀親之在草也枕塊

者哀親之在土也經帶以麻為之有首經有腰經  
有經帶經在冠衣之上言不脫經帶則知冠衣必  
不脫也不與人坐蓋喪次非延客之所親賓至則  
司賓主之也去

婦人次於中門之內別室徹俎列去帷帳衾經華麗  
之物男子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  
撤除去也以別室為次則非常居之室也去華麗  
之物則非常御之服也男不輒入女不輒至者居  
喪猶當有別也

晉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

貶議坐是沉滯坎坷終身嫌疑之際不可不慎

陳壽字承祚巴西人貶議貶抑之而形於論議也

沉滯沉沒淹滯也坎坷當作輾軻車行不利之貌

楚辭云輾軻留滯王逸註為不遇也温公於此又

引嫌疑之事以戒學者也

○父母之喪不當出若為去喪事及有故不得已而

出則乘樸馬布裹鞍轡

此言喪制之內因治喪或不得已而出者樸馬樸

素之馬也

○世俗信浮屠誑古况誘凡有喪事無不供佛飯上

僧云為去死者滅罪資福使生天堂受諸快樂俗不

為者必入地獄剉燒春磨又諸苦楚殊不知死者形

既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春磨且無所施又况佛

法未入中國之前人固有死而復甦又生者何故都

無一人誤入地獄見所謂十王者耶此其無有而不

足信也明矣

熊氏曰浮屠釋氏也釋氏謂生前為惡則死後有

罪故當滅除之生前不為善死後必無福故當資

助之本無天堂設為天堂快樂之說以誘之本無

地獄設為地獄苦楚之說以怖之刀剉火燒碓舂

張磨極言其苦之甚也不知人身之生魂屬陽魄屬陰既死則魂氣升于天體魄降于地故形朽而神散釋氏雖假設象義以為恐怖之具不知理之所無有也况佛法自漢明帝時始入中國漢以前未有也豈曾有入地獄見所謂十王者焉此理之必無而不足信者然世俗之人受其誑誘猶可號為儒者猶信奉之惑之甚矣○已上皆溫公書儀

**正誤**

况佛法自漢明帝時始入中國漢以前人亦  
有死而復生者豈曾有入地獄見所謂十王

手者

胡的及

○顏氏家訓曰吾家巫覡胡符章絕於言議汝曹

所見勿為妖妄

顏氏名之推高齊時人著家訓女曰巫男曰覡即世俗為人燒獻紙錢以求福者胡氏曰古者祭必用幣所以交神猶人之相見有贄以為禮非利之也後世淫祀既衆於是廢幣帛而用楮錢是以賄賂交于神也使神而果神也夫豈可賄使其不神而可賄也又安用事今舉四海用之不亦悲乎符章即今道士所為符籙章醮為人祈禳薦拔者司馬溫公曰老莊欲同死生而輕去就其後乃有所謂齋醮符水禁呪之術其訛甚矣唐相姚文獻公

崇臨終遺令誠其子曰世俗奉佛以追薦冥福汝曹勿復效之道士見僧獲利効其所為尤不可延之於家也

○伊川先生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為樂洛若具慶者可矣

遺書人子生日思念父母劬勞益增哀痛又安忍宴樂哉具慶謂二親俱存者也

○呂氏童蒙訓曰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元與同僚如家人待群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赴官事如家事然後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

所未盡也

呂氏名本中字居仁仕至中書舍人著童蒙訓等書忠以事君孝之所推也敬以事官長悌之所推也至於處同僚御群吏治百姓何莫非本乎慈愛之所推乎官事職分之事其上為國其下為民又豈可不視同家事以處之哉凡此數者苟有毫末不盡是為不能盡心也可不夙夜黽勉以求盡哉○或問簿佐去聲今者也簿所欲為令或不從奈何伊川先生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走爭作是私意

葉氏曰過則歸之已善則歸之令非曰姑爲此以悅人蓋事長之道當如是也

遺書簿者縣之佐令者縣之長誠意動之者謂無一毫欺偽盡誠心以感之也爭私意者謂因私欲而致競也

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已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推事親事兄之道以事官長又能引過於已推功歸之積誠之久彼豈不感動乎哉葉氏曰此實事長之道當然也推通回切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

沂思錄熊氏曰周禮一命受職即今之第九品也一命雖小誠能以愛物為心則忠利亦有以及人矣

○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

行狀安禮字立之程門弟子輸委也盡也各得輸情者平易近民故下得吐盡其情實也格至也正己格物者己能正心則無私欲之蔽己能窮至事物之極彼吏胥安得肆其奸乎陳氏曰臨民能愛民則民安矣居上能守法則吏畏矣一說格正也



纂疏  
子曰曰愚按去春  
問於孔子曰魯大夫  
練而林禮耶孔子  
曰吾不知也子貢  
問曰練而林禮  
耶孔子曰非禮也  
子貢出謂子路  
曰汝問非也禮居  
其邑不非其美

書曰格其非心 **正誤** 或解窮至事物之極為格物非是

○伊川先生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家好

語錄朱子曰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不非之者謂

不議其過惡也 訕所

○童蒙訓曰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

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

清謂清廉不污慎謂謹守禮法勤謂勤於職業能

是三者則能脩己而可以治人矣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媪禩

之類尤宜踈絕要以清心省事為本

異色謂不守常業或有奇異藝術者巫祝謂燒獻

祈禱者尼女僧媪牙婆也蓋異色相接則有假托

納賄之事巫祝則有禍福蠱惑之事尼媪則有內

謁交通之事故當一切禁絕清心省事實為政之

大要也

○後生少壯年乍到官守多為猾滑吏所餌耳不自

省醒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矻 又 敢舉動大

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 浴 矣以此

被重譴 切 良可惜也

猾姦狡也餌釣魚之餌也貲量也不貲言物之多

不可量也譴罪責也此言入官之初吏以微利相奉如魚吞餌不可脫去彼遂盜權所得豈可量哉因此被罪惜乎

○當官者先以暴怒為戒事有不可當詳處<sup>上</sup>之必無不中<sup>註</sup>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

滋官臨政當詳審處置或有惡言相激非禮相犯尤當小忍再思然後裁斷若先暴怒則於事體不及致詳而發之驟矣由是事多失中後悔曷及此實有官者所當深戒也

○當官處<sup>上</sup>事但務著<sup>上</sup>實如塗擦祭文字追改

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欺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

著實謂不作偽捺挑取也塗擦文字謂塗挑舊字也追改日月謂去舊判而換之也重易押字謂去舊署而改之也非惟得罪實且欺心豈事上之道哉熊氏曰居官既自廉潔尤須關防小人凡文案簿曆皆須明白恐被中傷也○已上皆童蒙訓

○王吉上疏曰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大蚤未知為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

漢書列傳吉字子陽琅琊人事宣帝為諫大夫天  
短折也萌芽也蓋古者三十而娶二十而嫁知父  
母之道而有子故教化由是而明當氣血之盛而  
交接故壽年由是而永後世嫁娶生子太蚤非惟  
教化不明而人亦多短折矣鑿書云男子近女色  
太蚤異日必有難狀之疾為人父母愛子者宜鑒  
之哉音

○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  
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

文中子王通字仲淹隋世大儒著書曰中說卒後

門人謚曰文中子夷虜夷狄虜酋也司馬溫公曰  
婚姻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承宗廟下以繼後世  
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嫁女先問聘財將娶婦先問  
資裝往往相責終為仇讎然則議婚有及於財者  
勿與為婚姻可也

○早婚少去聘教人以偷妾媵切正無數教人以亂  
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

文中子魏相篇偷薄也媵從嫁者真氏曰古者貴  
賤上下妻妾各有等數後世惟力是視此文中子  
所以歎也正家之本由於夫婦治家以禮使嫡妾

之序不紊此夫之正也撫下以恩而無妬忌之失  
此婦之正也得其正則家治失其正則家亂此必  
然之理也至於妾媵猥多未有不為家之害者內  
或陷子弟於惡外或生僮僕之變欲正其家者於  
此不可不戒焉驕鳴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婿與婦之性行  
法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  
書儀婚姻之道不但擇婿婦之德尤須審其父祖  
以來之家法也  
婿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為不肖

真氏曰今之士起於  
寒微而驟結膏於  
權要鮮有不慢其妻  
者晉大夫董叔將  
娶於范氏叔向曰  
范氏富也蓋已乎故  
為繫於范也他日董  
叔不吾敬也叔向  
執而縛之范氏  
叔向過之曰子蓋  
為我請乎叔向曰  
未敢承既既承承  
叔亦接矣欲而得  
之又何謂焉董曰  
董初者范宣子之  
女鄰子之姊也此  
可為繫接貴勢  
而自取羞辱者  
之戒

今雖富盛安知異時不貧賤乎  
婿誠賢也今雖貧賤他日必有致富貴之道苟不  
賢矣則安能長保今之所有而不貧賤哉此擇婿  
之所當審也婿誠賢也則善行日積善譽日  
增今雖貧賤他日富貴有可望  
之理苟不賢矣則驕奢不檢費用無節今  
雖富盛安能長保其所有而不貧賤哉  
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  
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  
性異日為患庸有極乎  
家之盛衰由於內助苟徒慕其富貴而娶之彼挾  
其財勢於是不能敬夫而弟舅姑者多矣養成驕

卷之二  
百七十三

妬為患非小此擇婦之所當戒也

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

富貴有命為丈夫者豈可依倚於婦而取之哉

○安定胡先生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

言行錄先生名瑗字翼之秦州人夫女婦之性大率畏慕富盛而厭薄賤貧嫁女若勝吾家則女之往必能敬謹以事其夫而奉其舅姑娶婦若不及

吾家則婦之來必有所畏慕而思盡婦職也

○或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下如何伊川先生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語錄配對也節操也娶婦共承宗廟以傳嗣續猶陰陽奇偶之相對也若娶失節者為配則與已之失節同矣

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餓死極小謂人誰不死欲求守節有甚於求生也失節極大謂失身再嫁中心羞愧無以自立於天

地之間雖生何益不如死之為安也

○顏氏家訓曰婦主中饋唯事洒食衣服之禮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古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勸其不足必無牝此思雞晨鳴以致禍也

進食尊長曰饋婦人居中主造飲食為養故曰中饋然非特飲食而已又當從事女工以製衣服焉謂之禮者蓋二者莫不皆有禮節也預政干預政今也蠱事也幹蠱謂為事之楨幹輔君子佐助其夫也牝雞唯雞也晨鳴報曉也此言婦人主事如

唯雞報曉大為怪異其家必至衰亂也愚按周書云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顏氏之言蓋本於此

○江東婦女畧無交游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唯以信命贈遺位致慙慙焉業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直造此請逢迎代子求官為去夫誼屈此乃恒代之遺風乎

江東大江之東婦女無外交故雖姻親之家歷年之久唯以信問禮物相通其意而已鄴下古之相州造請謂出外干謁於人逢迎謂在家延待賓客

甚至出為夫子誣屈求官豈女婦之道哉恒代遺  
風謂戰國燕丹所遺之俗也

○夫扶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  
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者而已矣自茲以  
往至于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為重者也不  
可不篤

易大傳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蓋二氣交感而後  
生生無窮故有夫婦而有父子有父子而有兄弟  
此三者一家之至親也九族謂自父母而上則有  
祖父母有曾高祖父母自子而下則有孫有曾孫

玄孫焉旁而推之則有曾高伯叔祖父母與夫兄  
弟及從子從孫尊卑遠近之不同其實皆本於三  
親者焉此皆人倫之重而不可不厚者也

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古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  
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游則共方  
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

兄弟同出於父母故形分而氣同左提右挈謂幼  
時父母左手引兄以行右手携弟以走也前襟後  
裾謂兄前挽父母之襟弟後牽父母之裾也同案  
謂飲食共坐而食傳服謂衣服傳換而著連業則

習學相親矣共方則出入不離矣夫如是雖有違  
逆之性不能不相親愛也

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  
不少衰也

各妻其妻則各有室家矣各子其子則各有嗣息  
矣物我相形偏私漸起而親愛日衰替也

嫡奴之比兄弟則踈薄矣今使踈薄之人而節量親  
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唯友悌深至不為  
傍人之所移者免夫

長婦曰如程婦曰悌節量節制量度也方底圓蓋

謂盛物之器以圓者為底方者為蓋必不能吻合  
也傍人謂兄弟妻也言兄弟之妻非若兄弟同氣  
所生本為踈薄為兄弟者乃將一切恩意聽其節  
制裁度譬猶方底圓蓋之器其能合乎自非友悌  
之情至深者難免為所移易矣○己上皆顏氏家

訓物武務切  
訓盛平高切

○柳開仲塗曰皇考治家孝且嚴且望弟婦等拜堂  
下畢即上赴手低面聽我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無  
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失情  
念日聞偏愛私藏以致背佩戾利分門割戶患若賊



辯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勝者，幾人能不為婦人言。所感吾見多矣。若等寧有是耶。退則惴惴之瑞不敢出一語為不孝事。開輩抵此賴之，得全其家云。

○道鄉語錄開字仲塗，大名人士。宋太宗官至郡守，開父名承翰，仕周世宗，官至監察御史。漸漬謂浸潤也。言婦人譖言如水浸物，以漸而入，故信之而不覺也。爭長短而形於譖言，愛私藏而至於乖背。由是各門割戶，雖同氣之至親，乃如盜賊之讎。怨矣，自非剛正心腸，能免婦言所惑乎。惴惴恐懼之貌，抵此猶言至今也。全其家者，言得完全而不分。

異也

○伊川先生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蓋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似父母夫，下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去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仇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語錄閭閻里閭之門也。父母之子兄弟也，仇敵仇讎相敵也。待父母之口體，犬馬重於自己者，人皆能之。獨待父母之子，則輕如己子，甚則視同仇敵。

洛宮室既成祭之  
曰洛

舉世皆然其為惑可謂甚矣真氏曰程子之言孰不知之而鮮克脩之者雖薄俗漸染使然其所以離間骨肉之親者未有不由婦言是聽也漸音尖  
○橫渠先生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去聲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去聲之不見報則輟拙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已施之而已

橫渠經說詩小雅斯干篇斯此也干水涯也好愛也和也輟止也朱子曰此築室既成宴飲以落之因歌其事也不要相學言不要相學其不好處也

如兄能友其弟為弟者却不恭其兄則為兄者豈可學弟之不恭而亦不友其弟焉但當盡其友可也如弟能恭其兄為兄者乃不友其弟則為弟者豈可學兄之不友而亦不恭其兄焉但當盡其恭而已

○伊川先生曰近世淺薄以相敬狎為相與以無圭角為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是為主也

語錄淺薄者不篤厚之謂相敬狎則一於和好而流於私褻矣無圭角則不辨庶隅而專於彌縫矣

夫如是奚能久哉故欲長久而不衰者當以恭敬為主此二者上下朋友皆當以為主本也

○橫渠先生曰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為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

語錄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實者執袂拍肩則為氣合而非義合矣怒氣相加則其善柔皆非情實矣相下謂謙遜得效最速謂敬則交友相親之效自然而成也

○童蒙訓曰同僚之契交承之分問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為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

同官為僚契合也交承相交代之官分際也同僚之契合交承之分際有兄弟之情誼至後子孫亦講世契而不忘其忠厚為何如哉

又如舊舉將及嘗為舊任按察官者後已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舉將謂座主及舉主按察謂風憲之官已昔為其按屬者後雖陞轉在上會聚之際亦辭避處下其

忠厚又何如哉

○范文正公為參知政事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  
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而吾親甘旨未嘗克也  
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  
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落也

名臣事實公名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生二歲  
而孤隨母依長山朱氏姓朱名說宋真宗時登進  
士復姓官至參知政事卒贈文正父名壻贈太師  
母謝氏贈吳國夫人長子純祐次純仁字堯夫為  
丞相次純禮純粹汝母謂妻吾親謂母甘旨甘美

之味也公居宰執祿賜之豐思欲奉甘旨於親既  
不可得而糟糠之妻亦復不存故悲嘆以告諸子  
也說音悅

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  
均是子孫固無親疎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疎則飢寒  
者吾安得不卹也

公又言宗族之親固有袒免總功期年遠近之殊  
然推一氣而分則祖宗視之皆子孫也或飢或寒  
安可不周卹而坐視哉袒音坦免音問  
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

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何類入家廟乎

公又推身之富貴實由祖宗積德之久而發苟享富貴而不恤族人則負祖宗之德寧不愧赧而羞見祖宗乎

於是恩例俸賜常均於族人并置義田宅云

恩例謂郊祀覃恩任子之類義田詳見錢公輔義田記其子忠宣公堯夫有曰昔父於蘇州吳長兩縣置田十餘頃所得租米自遠祖以下諸房宗族計口供給衣食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疋嫁娶喪

葬皆有給謂之義庄云

單音滯  
繼音兼

○司馬溫公曰凡為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群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為出稱去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凶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

家儀禮者先王之禮法者國家之法為家長者能正身謹守則能制御其下矣職謂治田產應戶役等務事謂日夕營幹之事量子弟家衆材力而分任之則可責其成效而不至於隳廢矣制財用量

公謂使之掌倉  
廣庶庫庖厨  
舍業田園之類  
○謂朝夕所幹  
及非常之事

入為出者謂視一歲所入重度多寡以為出也稱  
家有無以給衣食者謂豐則多給儉則少給也吉  
凶謂冠婚喪葬之類有品節則無不均不一之患  
省冗費禁奢華則有以備不虞之事冗雜也贏剩  
也不虞謂水火等類不可虞度之事也愚謂正家  
之道莫大乎明人倫人倫既明則父父子子夫  
婦婦長長幼幼而家道成矣溫公嘗曰凡諸卑幼  
毋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朱子既采之載于廣明  
倫之首至其終復引溫公之言有曰凡為家長以  
謹守禮法以御群子弟及家眾以結之其誨人之

心至矣吁世之為家長及子弟者讀此可不知所

自勉哉

陳自以  
度音緯

**國**

有品節而莫不均有  
財之道省不費禁奢華存贏

餘則有以備  
不虞之事

右廣明倫九四十一章

李氏曰首十四章廣父子之親次十章廣  
君臣之義次九章廣夫婦之別次三章廣  
長幼之序次三章廣朋友之交後二章廣  
通論明倫之義

小學書卷之七終

小學書卷之八

嚴者 亦也

海虞吳訥集解  
姑蘇陳祚正誤  
蒲阪謝庭桂校刊

嘉言第五之下

董仲舒曰仁人者正其誼議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行道效

漢書列傳仲舒廣川人武帝時對天人三策為江都王相王問粵國三仁仲舒答之以此夫仁者心之德仁人者心無私欲而有其德者也義者心之制事之宜道者事物當然之理也葉氏曰君子惟

正其義而已未嘗謀其利有謀利之心則是有所為而為之非正其義矣君子惟明其道而已未嘗計其功有計功之心則是私意介乎其間非明其道矣朱子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程子曰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也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唐書方技傳思邈京兆人朱子曰膽大是千萬人吾往之意心小只是畏敬蓋志不大則卑陋心不小則狂妄圓而不方則流于譎詐方而不圓則執

瞻天 貧賤不能移威 此不能屈 文王小心翼之 普子戰之兢之 臨深履薄

而不通矣葉氏曰膽大則敢於有為心小則密於  
察理智圓則通而不滯行方則正而不流也

○古語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

國語晉語篇登登高崩墜下真氏曰從善如登善  
難進也從惡如崩惡易陷也進於善則為聖為賢  
而日趨於高明陷於惡則為愚為不肖而日淪於  
汚下矣

○孝友先生朱仁軌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身讓  
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

唐書列傳仁軌字德容亳州人路行路畔田界也

言人終身讓路而終無百步之遲終身讓畔而終  
無一段之失也

○濂溪周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先生名敦頤字茂叔道州人宋仁宗朝仕至廣東  
提刑居廬山臨溪築堂以道州有濂溪因以寓號  
程太中瑜今二子師事之即明道伊川先生也嘉  
定中賜謚元理宗朝從祀孔子廟庭希聖也程去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  
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伊姓尹字名摯相湯伐桀若撻于市言恥之甚也



朱子曰遷移也貳復也三月言其久不違仁者心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此皆賢人之事也又復狀志伊尹之所志學顏淵之所學

此言士希賢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冷名

朱子曰三者隨其所用之淺深以為所至之遠近不失冷名以其有為善之實也○胡氏先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為事也故曰志伊尹之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為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學則

知斯言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赴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蘊積也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積於中為德行者道之體也施於外為事功者道之用也若夫文所以載道苟徒騁葩藻以為文則其卑陋甚矣

○仲由喜聞過今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鑿室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子路有過喜其得聞而改之今人有過不喜規諫如擁護疾病畏人治療病增惡長甘於滅性亡身

而不悔其愚甚矣噫歎恨聲○已上皆周子通書  
○明道先生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  
心約之使及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  
也

朱子曰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然非以一心  
求一心只求底心便是已放之心能如此向上更  
做窮理工夫方見所存之心所具之理不是兩事  
自然發而中節也又曰下學者事也上達者理也  
若能盡得下學之事則上達之理便在此也葉氏  
曰聖賢垂訓之矣求其直怕之要不過欲存此心

而已心不外馳則聖問日造於高明也

○心要在腔子裏

葉氏曰腔子所謂神明之舍在裏謂不外馳也朱  
子曰敬便在腔子裏熊氏曰人心外馳則形存於  
此神馳於彼飛揚馳騫豈有窮極哉學者不可不

察騫音務

○伊川先生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壹壹則自無非  
僻僻之干

整齊嚴肅如正衣冠尊瞻視之類一則無二無雜  
也蓋內外貴乎交養未有外放肆而內能專一者

也整齊嚴肅此心既一則中有守而非僻之事可得而干犯乎

○伊川先生其愛表記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偷之語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檢束則日就規矩

或問人之遊居形體急惰心不慢可吾程子曰安有箕踞心不慢者

表記禮記篇名偷惰也莊敬則氣血循軌而有進德之漸故日彊安肆則筋骸廢弛而有敗度之漸故日偷檢束就規矩莊敬之致也放肆就曠蕩安肆之致也周氏詳未曰莊敬可以言君子安肆亦言君子者蓋謂雖為君子果莊敬則日入於強或

安肆則日入於偷矣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力之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自先不好了也

外物如飲食衣服之類常人之情飲食欲求豐旨衣服欲求華美宮室欲求壯麗車馬欲求堅肥以至凡百奉身之具一一要好求之不得則殫力竭智決性命之情以必求之不知身心顛倒眩瞽迷惑者甚矣○已上皆程氏遺書

○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孔子曰非禮

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  
由乎中而應乎外此句理制乎外下句用所以養其中也顏淵事斯  
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  
因箴以自警

文集朱子曰克勝也已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  
者天理之節文也目條件也非禮者已之私也勿  
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  
機也由中應外是推本四者皆由中而出也制外  
養中謂當就視聽言動上克治也進於聖人進少  
幾及之意服膺者奉持而著於心胸之間也蔡氏

以心言也

其視箴曰心兮本虛體也應物無迹同聲奉持操聲之有要視為之  
則

胡氏泳曰心兮本虛體也應物無迹用也輔氏曰  
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何有形迹可見然操則  
存舍則亡操之之要以視為則而已蓋人之視最  
在先遇不當視者纔起一念要視便是非禮故以  
是為操心之則也

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已復禮  
久而誠至

以性言也

胡氏曰知誘物化者固有所聞而物以往也不言聽言知者聽者知之初知者聽之後固知而此心為之動故以知言其實一也

陳氏淳曰蔽指物欲之私中指心之本體即天理之謂也物欲之蔽接於前則心體逐之而遷矣物欲克去於外則無以侵撓吾內而理寧矣蔡氏模曰始而克復有以用吾力久之而誠則私欲淨盡表裏一貫無所容其力矣

其聽箴曰人有秉彜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忘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

輔氏曰人心所秉之常性乃得之於天者也陳氏淳曰知指形氣之感而言物欲至而知覺萌遂為之引去化則與之如一而無彼我之間也正以理

胡氏曰每聽則審其所止而不為物遷也

言至是則天理俱滅而無復存矣葉氏曰知止者知其所當止也有定者得其所當止也朱子曰防閑其邪妄於外而存其實理於內自然非禮勿聽也聞去聲

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杜躁妄內斯靜專胡氏泳曰心有所感則因言以宣布也陳氏淳曰疾而動曰躁虛而亂曰妄此皆人欲之所為也靜者安也專者一也此皆天理之所存也外不躁則內靜外不妄則內專此二句一篇之闕要也矧是樞機與戎出好去吉凶榮辱惟其所召

矧乎矧同  
尸忍切

朱子曰中言如是  
說言處道理

其妄而不專也煩  
則支由其躁而不  
靜也

朱子曰如言箴說許  
多也是人之口有許  
多病痛從頭起至  
召山榮榮惟其所  
召是就身上說  
傷易則誕至出  
悖未遠是當

謹於持將問者  
說得周備

矧况也樞戶樞機也人心因言而宣著是亦人  
之樞機也書曰惟口出好與戎蔡氏曰好善也戎  
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出好則吉則榮與  
戎則凶則辱發於口者甚微而及於彼者甚捷可  
不畏哉

傷易異則誕但傷煩則支已肆物忤誤出悖來違非  
法不道欽哉訓辭

易輕言也誕妄誕也煩多言也支支離也輔氏曰  
易則心不管攝故必至於妄誕煩則心不精一故  
必至於支離肆縱情也忤逆也悖乖理也違亦悖

也葉氏曰肆已者物必忤悖而出者必悖而反也  
陳氏淳曰法謂先聖之格言欽敬謹也訓辭者先  
聖垂訓之辭也

其動歲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法守之於  
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

朱子曰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陳氏淳曰哲人  
於一念微動便已知覺而實之無妄則天理之本  
然者流行無壅矣志士於事為已著方知覺而守  
之不失則事亦自然而無過舉矣二者雖有微顯  
不同然循天理之公則皆無餒於中故裕遂入欲

射來對你  
漢音音義作簡示  
難何例置字不在  
者意後射取而各  
之射來若文錄改  
失顯而回之謂之

不與之說之私則易陷下故危也餒鳴

造標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

造次急遽苟且之時戰兢恐懼貌蔡氏模曰造次克念以誠於思而言凡動於心不可不存克念之誠也戰兢自持以守於為而言凡動於身不可不加自持之念也聖謂哲人賢謂志士及其成功則一故曰同歸也陳氏曰此性字指氣質之性而言○朱子曰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

父兄之勢為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遺書席藉也朱子曰子夏云學而優則仕蓋為未仕者而言以其未能明乎脩己治人之道故未可以仕程子云少年登高科席父兄之勢為美官為不幸其意與子夏同也至若有高才能文章之人一生必無暇仔細窮究義理之精微故亦云不幸也熊氏曰少年登高科必至恃才挾貴而非遠到之器席勢為美官必至恃勢挾權而有敗亡之禍有才能文其氣必揚多無德以將之故皆為不幸也

名載字子厚  
宗廓縣人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談焉  
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俗耳

正蒙捨棄也猷謀也為作也下民小人也致意也  
也李氏曰藏惰游息於禮義者士君子之謀為也

急衣食者燕游者小人之情意也居君子之地捨  
君子之為而懷小人之情其可乎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  
明恕已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  
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言行錄公名純仁字堯夫宋哲宗朝拜相卒謚忠

宣公教子弟有曰人雖愚魯見人有過則常責之  
明白雖或聰明於己有過則常昏昧自恕汝等宜  
以責他人之心自責以恕自己之心恕人則可至  
於賢聖矣愚按恕字之義范公蓋以寬恕為言大  
學或問深辨其不然矣或人嘗以為問朱子答之  
曰小學所取寬若欲脩潤其語當曰以愛己之心  
愛人也

○呂榮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  
百事是當註言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  
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



也

童蒙訓公名希哲字原明仕至光祿卿封滎陽郡  
公李氏曰理會氣象即矯揉氣質之說學者德勝  
氣質則百事是當其為君子可知德不勝氣質則  
百事乖謬其為小人可知也熊氏曰氣象不過言  
貌二者而已莊重謹厚者未有不貴而壽輕躁淺  
薄者未有不賤而夭也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檢  
絲毫不盡則懃懃於心矣豈有工夫點檢他人耶  
童蒙訓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孔子答樊遲問脩慮

之語攻專治也懃也常入之情責人則重責已  
則輕誠能日夜檢治於己不使纖毫有愧於心則  
於他人有不暇及矣

○大要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闕畧

呂氏集大要猶云大抵也前輩猶言先進也先進  
治已嚴密故凡所作之事皆周徧詳悉後進治已  
寬縱所以作事多空闕忽畧也闕一本作闕謂疎  
闊也

○恩讎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  
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戒之

呂氏集孔子曰以德報德以直報怨若有怨必思報復豈有道者哉孟子云人性皆善人皆可以為堯舜若鄙薄當世以為無好人豈有德者哉此後生小子所當戒也

○張思叔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法必篤敬飲食必慎節字書必楷正

言行錄思叔名繹河南人伊川門弟孔子曰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學者故當以是為本焉若夫飲食生人大欲慎謂謹慎言不可苟食而必由於禮也節謂樽節言不可貪多而恣口腹之

欲也字為心畫楷者謂不草率正者謂不偏邪也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容貌舉一身而言端莊端正莊嚴也衣冠所以正容儀肅整者嚴肅齊整也足容重故當貴乎安詳居處恭故必在乎正靜也

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法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

作事謀之於始而後行則無後悔之失矣出言必顧可行而後言則無易言之失矣常德即中庸所謂庸德持之固而不易則能踐其實矣然諾謂諾

人之言應之重而不輕則言可復矣善如已出冀  
已亦有是善也惡如已病恐已亦有是惡也  
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書此當座隅朝夕視為警  
熊氏曰座右銘十四言不過即夫日用言動之間  
出入起居之際大要以敬為主曰慎節曰楷正曰  
端莊曰肅整曰安詳曰正靜曰固持曰重應非敬  
其能然乎作事謀始一動不忘敬也出言顧行一  
語不忘敬也程門教人以敬為先思叔此銘學者  
所當佩服而深省也

○胡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  
富貴相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衣文侍妾數百人我  
得志不為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常自激昂便不到得  
墜墜

胡氏傳家錄世味謂飲食衣服居室之類淡薄謂  
食取充腹衣取蔽形居室取蔽風雨也富貴相即  
所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之類八尺  
曰仞方丈謂食饌列於前者方一丈也除去此等  
即富貴相也激謂激勸昂謂昂舉墜墜皆落也蓋  
天理人欲不可並立志淡薄則循天理故心志昂  
舉而日進于高明有富貴相則徇人欲故心志墜

落而日淪于汗下也

常愛諸葛孔明當漢末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後來雖  
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  
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乃與後主言成都有桑  
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  
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  
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  
人真可謂大丈夫矣

孔明漢丞相忠武侯亮也南陽郡名先王昭烈也  
不求聞達等語見侯出師表所謂苟全性命於亂

薄木曰林草曰澤

躬耕南陽若將終身  
及為將相之心與曹孟  
精交交會賤不能移  
富貴不能位此侯自之  
矣

世不求聞達於諸侯三顧草廬之中由是感激遂  
許驅馳者是也宰割宰制割據也三公天下謂昭  
烈居蜀魏曹丕居中原吳孫權居江南分為三國  
也都居也居將相握重兵謂侯為相治國又帥兵  
伐魏也何求不得何欲不遂言侯若有所欲而求  
之則良田廣廈子女金帛何有不得者哉後主昭  
烈子禪也調度營計也侯志在報國討賊故於成  
都使子孫勤力耕桑充給衣食別無營計以益尺  
寸及卒果無餘財餘粟如平昔之言

○范益謙座右戒曰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

東萊辨志錄並謙名冲宋高宗時人利害謂事之  
有利有害者差謂差使除謂除官蓋皆軍國之務  
非居下者所當言也

二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三不言衆人所作過惡  
君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則  
州縣官員衆人過惡皆非所宜言也

四不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五不言財利多少厭貧  
求富六不言淫媒屑戲慢評平論女色七不言求覓  
人物干索色酒食

言仕進趨附時勢則為厭賤慕貴矣論財利多少

發人私書拆又  
信物甚者結為  
仇怨余得人所附  
者亦未嘗親手如  
心為附至及人託  
於某處向記干  
承若事非須理而  
已之乃不及者則可  
至誠辭却一若已  
諾之矣則以須違  
所欲至於其不  
聽則在其人

貧富則為恥貧貪富美至若淫褻女色不正之言  
求索食物無恥之事皆所當戒不可出諸口也

又曰一人附書信不可開拆沈滯

然氏曰發人私書拆人信物甚者至為仇怨凡人  
所附書物當為附至及人託往問訊干求若或恃  
理或己力不及則當至誠辭之苟已諾其言則須  
與達之也

二與人並坐不可窺人私書

然氏曰凡見人得書信切不可往觀及注目偷視  
若並坐目力可及則移身以避或置几案亦不當

取觀若其人令看方可一視書中之事不可他處說也

三凡人家不可看人文字

熊氏曰凡至人家不可看人文字記事錢穀簿冊之類

四凡借人物不可損壞不還

熊氏曰凡借人書冊器用當須愛護過於己物畢即歸還切不可沒滯及損壞也

五凡喫飲食不可揀擇去取

熊氏曰凡飲食自非生硬臭惡與犯已宿疾之物

豈有不可食而揀擇哉

六與人同處上不可自擇便利

熊氏曰凡與人同處夏則先擇涼處冬則先擇煖處及共飲食多取先取皆無德之一端也

七見人富貴不可歎羨底詆毀

羨慕也詆訐也見人富貴若生歎羨是有貪欲之心若加詆毀則有妬嫉之意皆非君子之為也

凡此數事有犯之者足以見用意之不肖於存心脩身大有兩害因書以自警

數者雖若細事然生於其心而害於脩己者大矣

故書之以為戒也

○胡子曰今之儒者移學文藝干仕進之心以收其放心而美其身則何古人之不可及哉父兄以文藝令其子弟朋友以仕進相招徠而不返則心始荒而不治萬事之成咸不逮古先矣

胡子名宏字仁仲號五峰先生著書曰知言熊氏曰胡子言世之儒者不過徇時好作文辭以干時取寵而已苟能移此心於道義是即古人為己之學也今父兄以是為教朋友以是相招則道義之學不能入而用志荒矣心既不能如古則作事亦

不古若也

○顏氏家訓曰夫扶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

開心明目謂去利欲決壅蔽以全其本明之體也熊氏曰學在知行二者能知而不能行與不學同然欲行之必先知之今有人焉心無所知目無所見而欲足之能行無是也故必讀書學問開心明目而後可利於行焉

補心以所知言明目以所見言所知所見即致

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

憚劬勞以致甘腴軟惕也歷然慙懼起而行之也  
人子養親先意而承順顏色怡聲而低下其氣所  
謂養志也不憚已之疲勞以營奉甘軟飲食所謂  
養口體也此皆古人之所行者今因讀書學問而  
知之故必惕然愧懼興起而必欲行之也  
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  
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効之也  
為臣事君恪盡職分而不侵越臨危捐生而不苟  
存盡誠進言以安國家此皆古人所行者今因讀  
書學問而知之故必惻然自思而欲効其行也

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為  
教本敬者身基矧向然自失歛容抑志也

牧守也矧然失守之貌恭儉而節用謙卑以自處  
以禮為制心之本以敬為脩己之基此皆古人之  
所行者今因讀書學問而知之故必矧然若有所  
失而收斂容貌以去其驕矜抑下其志以去其奢  
侈也去上聲

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  
盈惡鳴故滿闕周窮鄙遺赦切板然悔恥積而能散  
也



茶正兒  
後使兒

沮氣表心

身不勝衣謂得身者  
怯懦也

鄙悒鄙陋悒毒也賤卹振贍也窮匱貧乏也被者  
愧而面赤也貴義而輕財利少私而寡嗜慾惡盈  
滿而恐致禍賤貧乏而濟其急此皆古人所行者  
今因讀書學問而知之故必羞愧悔恥散其所積  
而去其鄙悒也去上

素暴悍汗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已齒弊舌存含

垢藏疾尊賢容衆恭然沮且喪去若不勝升衣

也黜音

暴悍猛勇急驟也恭疲也沮遏也小心謂不放肆  
黜已謂謙抑自卑齒弊舌存喻強死而弱生也含

垢謂包含人之垢穢藏疾謂藏匿人之惡疾此亦  
古人之所行者今因讀書學問而知之故必恭然  
沮喪其暴悍之氣而退怯若不勝衣者也

素怯吃葉懦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強毅正

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勵不可恐懼也

怯懦畏弱也人命稟於有生之初達生委命謂通

達其理而一聽之於命也強強矯毅堅毅也正謂

不偏直謂不屈立言必信謂守死而無所移易也

求福不回謂脩德以俟而不為回邪以要之也此

皆古人之所行者今因讀書學問而知之故必勃

然奮發振厲以去其怯懦之習而無所恐懼也  
庶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溥去社誦泰去甚學之  
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但能言之不能行之武人  
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耳

前之所陳特其大略凡百行事既因讀書學問得  
知古人所為若是則當因其所知做做以行雖或  
不能純一亦須去其泰甚以漸而復於中正則凡  
學之所知者何有一之不可達於行焉然世之學  
者雖曰讀書不過口言而身莫之能行故武夫俗  
吏共相嗤笑而詆毀之也

又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涉忽長者輕慢同列人  
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管梟管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  
損不如無學也

熊氏曰此言借讀書為名而矜己傲人者夫不能  
使人親愛而使人疾惡是學本求益今反自損也  
鴟梟惡鳥

○伊川先生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  
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其  
他則未有如論孟者故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  
其不差矣

熊氏曰大學乃三代學校教人之法孔子嘗言之  
以詔後世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朱子教人讀四  
書先大學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學者由是而學  
則得其正路以入於道而不差矣朱子曰先讀大  
學去讀他經方見得此是格物致知事此是誠意  
正心事此是脩身事此是齊家治國平天下事也  
○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  
可只作一場話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  
切己謂實體之於身心而見于行也朱子曰論語  
一書無所不包而其示人者莫非操存涵養之要

七篇之指無所不究而其示人者類多體驗充擴  
之端須熟讀玩味以身體之方是切實也輔氏曰  
讀書者能將聖人言語切己則不枉費工夫而終  
身行之有餘矣

○讀論語者但當弟子問處便作已問將聖人答處  
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  
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

朱子曰孔門問答曾子聞得之言顏子未必與聞  
顏子聞得之言子貢未必與聞今都聚在論語後  
世學者豈不大幸也輔氏曰若能將弟子問處作

自己問聖人答處作已所聞則不徒誦其言必將求其意不徒求其意必將見於行其進於聖賢也不難矣熊氏曰涵養既成必能變化舊習而生一種好氣質也○已上皆語錄

○橫渠先生曰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

語錄朱子曰張子此言真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中庸也熊氏曰一句有一句之義其初須是逐句理會然一書前後之言皆互相發又必參互考之方見大指也

○六經須循環理會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語錄六經易書詩周禮禮記春秋也循環者讀之周而復始始而復周也儘無窮者謂義理無窮盡也格猶階級也循環理會無窮無盡溫故知新知識日增自然進得一格而所見比舊不同矣李氏曰橫渠此言非身親經歷之胡能語之如是耶

○呂舍人曰大抵後生為學先須理會所以為學者何事一行一住一語一默須要盡合道理  
童蒙訓學之為言效也後生為學豈有他哉在乎

效先覺之所為以明性之本善而復其初也然學  
實兼知行二者故學問思辨既有以致其知則凡  
日用行住語默之間皆須盡合道理而無違悖也  
學業則須是嚴立課程不可一日放慢

進學脩業或習讀經史或講明義理須嚴立課程  
愛惜分陰不得放過纔說姑待明日便不可也

每日須讀一般經書一般子書不須多只要令精熟  
須靜室危坐讀取二三百遍字字句句須要分明又  
每日須連前三五授通讀五七十遍須令成誦不可  
一字放過也

讀書先經後子相無孰讀不在貪多危坐謂正衣  
冠不偏不倚危然而坐也每授讀二三百遍字字  
句句分曉成誦然後又連前授通讀精熟庶幾貫  
徹不忘昔人云讀書之法心到眼到口到又曰讀  
書千遍其義自現也

史書每日須讀取一卷或半卷以上始見功

史書浩瀚非多看不能得見事之本末蓋經以載  
道史以記事事易見而道難精也

須是從人授讀疑難處便質問求古聖賢用心竭力  
從之

聖經淵奧子史浩博須從師授業有疑難得以質正而不差欲求聖賢之道當竭盡心力從之方能  
有得也

夫指引者師之功也行有不至從聰容規戒者朋友之任也決意而往則須用己力難仰註他人矣

仰恃也指導汲引則在於師切磋勸勉則在於友若夫勇往精進自強不息則在自己而難倚恃師友矣

○呂氏童蒙訓曰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註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浹洽

讀書講學必當博記然須日日記之無有止息則所記自然貫穿矣又須明辨所記之是非無有懈怠則所得於心者自然浹洽矣貫穿如繩穿錢自一至千而不失也浹洽如水浸物自外而入至透也此致知之事也

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渙然冰釋怡然理順久自得之非偶然也

辨之既明以力于行日日行之不以為難則所行自然堅固矣於是所知者高明所行者誠篤渙然有如春冰之融釋怡然樂乎天理之順真積自得

豈偶然之所致也

○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惟讀書尋思推究者為可畏耳又云讀書只怕尋思蓋義理精深惟尋思用意為可以得之鹵莽厭煩者決無有成之理

童蒙訓鹵莽輕脫苟且之謂熊氏曰人有才貴乎有學非學無以充其才有學貴乎有思非思無以充其學故後生可畏者非以其才之難既能學而又能思者為難也夫義理散在簡冊之中聖賢之言不可以粗看不可以淺窺若鹵莽厭煩則何由知聖賢用心而窮其義理乎

○顏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為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

借人器物皆須保愛况書籍乎或先損壞即為脩補完好實士君子之一行也

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捲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

濟陽縣名在今濟南府讀書雖遇急事必整束而起此亦可見其處事敬謹宜乎人不厭其求借也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秩多為童幼婢妾所點汚風雨蟲鼠所毀傷實為累德吾每讀聖人書未嘗不肅

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聖賢姓名不敢他用也  
狼籍釋文云狼籍草而卧去則穢亂故物之散亂  
為狼籍也部秩書冊卷帙也散汚經書實累大德  
故顏氏書為世戒且云舊紙有經書之文聖賢之  
名皆不當別用也

○明道先生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  
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遺書子游譏子夏之門人於灑掃應對進退之末事  
則可矣於道之本原則無子夏聞而非之曰君子之  
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蓋君子教人先後有序不容

乎

躐等在小學之時但當教以灑掃應對進退之小  
節若其進之大學則當及於修己治人之大方矣  
○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  
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  
入人也因其高明

行狀道者聖人之道異端則非聖人之道而別為  
一端如楊墨老佛是也葉氏曰昔之害楊朱墨翟  
是也今之害老佛是也淺近故迷暗者為所惑深  
遠故高明者反陷其中也朱子曰楊墨只是硬恁  
地要做為我兼愛做得來也淺不能惑人老便是



揚氏佛氏有精微動人處從他說愈深愈害人然  
他劈初頭便錯了如天命之謂性他都把做空虛  
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惠按楊墨之言先儒論其  
淺近况經孟子闢之已廓如也程子之時公卿大  
夫士多為佛氏之言所陷溺故程子謂學者當如  
淫聲美色以遠之即孟子闢楊墨之意也辨音  
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  
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  
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  
此皆辨佛氏似是而非也開物成務如三皇五帝

始造書契以代結繩教民稼穡佃漁制衣裳宮室  
舟車之類倫理則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人倫  
之常理也葉氏曰自謂通達玄妙實則不可有為  
於天下自謂性周法界實則外乎人倫物理堯舜  
之道大中至正窮深極微是求過之而無實也淺  
陋固滯如刑名功利記誦詞章之類韓子曰民之  
初生固若鳥獸夷狄然有聖人者立然後知宮居  
而粒食親親而尊尊生者養死者藏是故道莫大  
乎仁義教莫正乎禮樂刑政施之於天下萬物得  
其宜措之於其躬體安而氣平堯以是傳之舜舜

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文  
武以是傳之周公孔子書之於冊中國之人世守  
之淳屠者果孰為而孰傳之耶今其法曰必棄而  
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  
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  
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  
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歐陽  
子曰易大傳云庖犧之王也能通神明之德以類  
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為網罟以佃以漁蓋言其始  
教民取物資生為萬世之利此所以為聖人也浮

屠氏乃謂殺物者有罪而放生者得福苟如其言  
則庖犧氏遂為人間之聖人地下之罪人矣

張子曰氣有陰陽推行有漸曰化合一不測曰神  
陳氏祚曰開物者聖人窮陰陽之神知陰陽之化  
以明萬物之理屬知成務者聖太即神化之理以  
成兩當為之事屬行佛氏本不知此程子特借以  
言其目謂高妙也

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  
溺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  
自覺也

熊氏曰聖人既遠入戰國則為楊墨入漢魏則為  
佛老塗塞生民耳目如陷塗污穢之中不得由

於康莊之路雖自謂高才明智膠泥見聞如醉如  
夢至死而不悟也

是皆正路之藜蕪聖門之蔽塞關之而後可以入道  
藜草盛貌蕪荒也關開也言學者欲由聖道入聖  
門必先開其蕪穢障蔽而後可也

右廣敬身凡三十六章

李氏曰首十六章廣心術之要次五章廣  
威儀之則次二章廣衣食之制後十三章  
廣讀書為學與異端之辨也

小學書卷之八終

文政三卯

